

莆仙方言中的古代吴楚方言词语

刘福铸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中文系,福建 福清 350300)

关键词:莆仙方言;古楚语;古吴语;源流

摘 要:古楚语和古吴越语在先秦时代是和中原“通语”差异最大的两种方言。而闽语和吴越语的关系尤为密切。莆仙方言为闽语支流之一,其口语中至今尚保留着一批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古吴楚方言词语,它们可作为闽语和古吴楚语有深刻渊源关系的佐证之一。

The Dialect Words of Ancient Wu and Chu Kingdom in Puxian Dialect

LIU Fuzhu

(Chinese Department,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 350300, China)

Key words: Puxian dialect; ancient Chu dialect; ancient Wu dialect; source and course

Abstract: The dialects of ancient Chu and Wuyue kingdoms are the two dialects which are much different from Zhongyuan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nd there is an especially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 dialect and Wuyue dialect. Puxian dialect is one of the branches of Min dialect. So far in its colloquialism there exist a lot of dialect words of ancient Wu and Chu kingdoms which accord with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can serve as one of the proofs of the profound source relation between Min dialect and the one in ancient Wu and Chu kingdoms.

学术界历来认为闽方言与吴楚方言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关系^[1]。古吴越语(简称古吴语)通行的地域主要是古代的吴越之地,亦即长江南岸的江东地区,有时又称江左地区。该地区方言习称江东吴语。春秋时吴国也称句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攻破楚国,其子夫差又战胜越国。但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在公元前473年灭吴。《吴越春秋》、《越绝书》多处指出,“吴与越同音共律”、“同俗并土”、“同气共俗”,因此吴语和越语应是差别不大的。而福建的先民称闽越族,与吴越同为百越之属。《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

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总结云:“战国中后期楚灭越后,越王子孙离散,一部分‘再南退入灵江、瓯江流域及福建,这就是后来的东越’。流入福建闽中的越人与闽人结合形成闽越人。战国末年,越王勾践之裔无诸为闽越王,姓驺氏,他占据闽中之地。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闽中地正式建立行政区。”闽越和吴越的历史关系既然如此密切,因此闽语中遗存许多古代吴语成分也就成为必然。

楚的范围也较广,古书上说的“南楚、荆楚、齐楚、宋楚、陈楚之间”等,皆是通行古楚语之地。楚

收稿日期:2001-02-15

作者简介:刘福铸(1957-),男,福建莆田人,副教授,从事语言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于西周时就立国于荆山一带,周人蔑称之为“荆蛮”。春秋战国时楚国称霸一时,越国于公元前473年灭吴国。楚又于公元前306年灭越国。随着国家的兴亡兼并,楚语和吴越语又必然增加了更多的语言接触机会。因此吴楚语的互相渗透,产生一些与中原“雅言”有别的吴楚共通方言词语也是理所当然的。从族源上看,闽人与楚人亦有一定渊源关系。《国语·郑语》云:“闽,半,蛮矣。”“半”为楚国之姓,与闽同属南蛮。《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索隐》云:“荆者,楚之旧号,以州言之曰荆,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此越之界,故称荆蛮。”荆楚、南楚在先秦两汉都被概称为蛮(即荆蛮、楚蛮、南蛮等)。蛮是古代南方诸民族的泛称。楚为蛮人所立之国。今福建莆仙方言中“蛮”“闽”二字仍是同音,皆读[maŋ²]。因此,从族源上看,莆仙古百越人与古楚蛮也是有较密切的亲缘关系的。

莆仙方言属于闽语中一个较独特的次方言,其口语中至今还保存着一批较独特的古代吴楚方言词语,它可作为闽语与古吴楚语有密切关系的佐证之一。本文列举部分见于文献记载的吴楚方言词语,这些词语有的还活在现代吴楚方言区人口口语当中,有的则可能已经从现代吴楚方言中消失,但这些词语至今仍皆活跃于莆仙方言口语中。这批见于文献记载的古代吴楚方言词语的数量虽还称不上宏富,但是我们却可借以窥视闽语之一的莆仙方言与吴楚语具有深刻历史渊源关系之一斑。

一、莆仙方言中的古代吴方言词语

文中字词所标语音为莆田口音。声调数字代码表示莆仙方言的八个声调:1 阴平,2 阳平,3 上声,4 阴去,5 阳去,6 阴入,7 阳入(文读),8 阳入(白读)。其中阴入和阳入文读字皆有塞音尾,阳入白读字无塞音尾,阴入白读字混同阳去,故亦无塞音尾。莆田与仙游口音声调的调值不一样,具体可参看已出版的《莆田县志·方言卷》(中华书局,1994)、《仙游县志·方言卷》(方志出版社,1995)。

𤇗[hɯ¹]:物体燃烧后的灰烬。如“禾𤇗”(草木

灰)。《集韵》^[2]虚尤切:“𤇗,吴俗谓灰为𤇗。”按尤韵字莆仙白读为[u],如“浮、生、久、有”等。

𤇗[uai²]:袖子;袖口。如“长𤇗”(长袖)、“手𤇗”(袖子)。《方言》^[3]卷四:“袍𤇗谓之袖。”晋·郭璞注:“衣𤇗,江东呼𤇗。”《广韵》^[4]:“𤇗,袖端也。”

敦[tɕŋ¹]:莆仙称小土丘、小土堆为“墩”,如“涂墩”(土丘)。亦可作量词,如“蜀墩”(一堆;一层)。又常作地名用字,如周墩、金墩、朱墩等等。按“墩”是“敦”的后起字。《尔雅·释丘》:“丘一成为敦丘。”郭璞注:“今江东呼地高堆者为敦。”《广韵》都昆切:“敦,平地有堆。”

藻[phiau²]:浮萍。《尔雅·释草》:“苹,萍。”郭璞注:“水中浮萍,江东谓之藻,音瓢。”亦有直接借用“瓢”字记录的。《广群芳谱》:“瓢,一名水花,一名水白,一名水藻,一名藻。”瓢、藻同音。又作地名用字,如藻湖。

𤇗[tɕŋ¹]:莆仙称把东西置于清水中煮为“𤇗”。如“𤇗卵”(蛋放在清水中煮);“𤇗面”(清水捞面)。唐·玄应《一切经音义》:“𤇗,江东谓𤇗为𤇗。”《广韵》士洽切:“𤇗,汤𤇗。”清·翟灏《通俗编·杂字》:“今从食物纳油及汤中一沸而出曰𤇗。”

依[naŋ²]:人。如“依客”(客人)。又可作人称代词及后缀,如“我依”、“伊依”、“汝依”。《玉篇》^[5]奴冬切:“吴人谓人依”。《六书故》:“依,吴人谓人。依,按即‘人’声之转。”又《玉篇》:“依,我也,吴语。”按莆仙口语亦常用“依”代称“我”,如“依卜行,伊怀肯”(我要走,他不让)。

𤇗[pi¹]:放在锅中蒸食物用的竹笼屉。如“𤇗算”(笼屉)。《说文》^[6]:“算,蔽也,所以蔽𤇗底。”《广韵》博式切:“算,𤇗算也。”《玉篇》:“算,必匙、必是二切。江东呼小笼为算。”

𤇗[ke¹]:莆仙称盐渍的小鱼为“𤇗”,如“咸𤇗咸𤇗”(小咸鱼、小鱼干之类小菜的总称);“咸𤇗咸盐[hiŋ¹]”(腌鱼腌菜类的总称。盐,《广韵》以贍切:“以盐腌也。”)。又可作鱼名,如“毒𤇗”(一种作肥料或饲料用的海产小鱼)。《广韵》户佳切:“𤇗,鱼名。出《吴志》。”《集韵》户佳切:“𤇗,吴人谓鱼菜总称。”

𤇗[tui²]:莆仙称围海的土堤为“海𤇗”、“𤇗浔”(堤岸)。《通雅》:“江左呼堤为𤇗。”又“𤇗”用作地名时可读为[tɕŋ²],如莆田沿海有𤇗头镇、𤇗头宫。

于篇幅,不多举。

除了单音古语词外,莆仙方言与吴方言双音同源词也很多。以下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众生[tsœŋ¹ ɿ-na¹]:畜生;禽兽。常用于骂人。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今古方言大略》:“六畜统呼为众生。”清·梁同书《直语补证》:“俗骂人曰众生。‘众’音‘中’,以畜呼之也。《翻译名义集》云:《汉书》中众生,去呼,释氏相承,平呼也。其实‘众’音‘终’,古音也。”莆仙话“众”亦读同“终”,保存古音。

事体[tso¹ th-le¹]:事情。如“无事体”(没事儿)。《嘉定县续志·方言》:“事体,俗言事端也。本《后汉书·胡广传》:‘练达事体’。”

庖厨[kua⁴ t-liu¹]:食橱,即放置餐具、厨房物件及食物等的木制橱柜。张慎仪《方言别录》引宋·沈括《梦溪补笔谈》:“今吴人谓立馈为厨,以其贮食物也。”《定海县志》:“甬呼食橱曰庖厨。”按《集韵》居拜切:“庖,所以度食器者。”“庖”为中古蟹摄二等怪韵字,该韵白读可为[ua],如“茭(菜)”亦读[kua⁴]。“厨”为“橱”本字,属虞韵字,虞韵可白读为[iu],如鬚、柱、蛀、跑、(目)珠等白读亦皆为[iu]韵。

粪箕[pœŋ¹ k-ni¹]:畚箕。清·王有光《吴下谚联·有余》:“家家齐动粪箕兜。”《嘉定县续志·方言》:“粪箕,系扫除所用之器。”

闹热[tau¹ ts-le¹]:热闹。《嘉定县续志·方言》:“闹热,俗言繁盛也。白居易诗:‘红尘闹热白云冷。’”

其他如“横直”(反正)、“准定”(一定)、“定归”(必定)、“下昼”(下午)、“里向”(里面)、“眠床”(传统的木床)、“被铺”(铺盖)、“埤尘”(灰尘)“气力”(力气)、“丈姆”(岳母)、“阿伯”(伯父)、“长年”(长工)、“师姑”(尼姑)、“齐头”(整数)、“名头”(名字)、“灶鸡”(灶马)、“水鸡”(青蛙)、“天光”(天亮)、“三不时”(经常)等等吴语特殊口语常用词也都是莆仙方言的口语常用词,限于篇幅和本文主题,此亦不多举。

二、莆仙方言中的古代楚方言语词

甌[ti¹]:小碟;小瓿。如“甌食甌团盖”(喻保守)。《广韵》徒礼切。《方言》卷五:“甌,陈魏宋楚之间谓之甌,自关而西谓之甌,其大者谓之瓿。”《太平御览》引《通俗文》云:“小瓿曰甌。”又《集韵》待礼切:“甌、甌,甌也。《方言》:陈魏宋楚之间谓之甌。或从缶。”《玉篇》:“甌,徒启切,小盆也。”按字又作“甌”,见《集韵·齐韵》。

蜀[ɬɔ¹]:一。如“蜀祖”(一户)。《方言》卷十二:“一,蜀也,南楚谓之蜀。”郭璞注:“蜀犹独耳。”又《尔雅·释诂》:“蜀,壹,弑也。”蜀,《集韵》“殊玉切”。

拌[pua⁴]:扬弃。如“用簸箕拌”(用筴箕扬以去除)。《方言》卷十:“拌,弃也。楚凡挥弃物谓之拌。”郭璞注云:“今汝颖间语亦然。”《广雅·释诂》:“拌,弃也。”王氏疏证:“拌之言播弃也。”拌,《集韵》“音半切”。

揩[iŋ¹]:以手遮盖。如“揩目珠”(捂眼睛)。《方言》卷六:“揩,拚;错摩;藏也。荆楚曰揩。”《说文》:“拚,覆也。”《集韵》于咸切:“荆楚曰揩。”

焮[kuai¹]:火。《方言》卷十:“焮,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焮,火也。”郭璞注:“呼隗反。”又《玉篇》:“楚人呼火为焮。”按“焮”属“果”韵字,果摄合口韵字莆仙白读韵母为[uai],如“果子”的“果”及“裹、𩚑”皆读[kuai¹]。

沔[kau¹]:浸渍。如“流汗衫沔都黄了”(流了汗把衣服都渍黄了)。《说文》:“沔,久渍也。”《周礼·考工记·帛氏》:“以沔水沔其丝。”汉·郑玄注:“沔,渐也。楚人曰沔,齐人曰淩。”《集韵》:“淩,沔也。”沔,《广韵》乌侯切,《集韵》于侯切,音义皆合。

欸[he¹]:然;可以。应答声。《方言》卷十:“欸,……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方言笺疏》:“通作诶、唉。”《说文》:“欸,然。许其切。”

诶[tɔ¹]:责备。《方言》卷十:“诶,愬也,楚以南谓之诶。”《楚辞·离骚》:“谣诶谓余以善淫。”王逸注:“诶,犹譖也。”又《九思·逢尤》:“被诶譖兮虚获尤。”洪兴祖补注:“诶,音卓。”《广雅·释诂》:“诶,责也。”

潭[thæŋ¹]:深水塘。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三十六:“潭,闲也。南楚之人谓深水曰潭。”《楚辞·九章·抽思》:“长濊湍流,沂江潭兮。”王逸注:“潭,渊

也。楚人名渊曰潭。”按“潭”也是莆仙地名常用字，如潭尾、下潭、潭井等。

柿[pʰuai²]：莆仙称木片为“柴柿”。“柿”，引申则作一般量词，相当于“块”。《说文》：“柿，芳吠切，削木札樸也，从木，市声。陈楚谓桮为柿。”《广韵》方废切：“柿，斫木札。”张慎仪《续方言新校补》卷上：“柿，札也，今江南谓斫削木片为柿。”

箩[lo²]：细眼的筛子。如“米箩”。《方言》卷五：“箕，陈魏宋楚之间谓之箩。”《说文》：“箕，簸也。簸，扬米去糠也。”《广雅》：“箩，箕也。”《广韵》：“箩，筛箩。”按“箩”若是箩筐义时莆仙读[lua²]。“箩”为果摄开口一等歌韵字，该韵莆仙白读有读[o]的，如“铤、搓、哥”等；也有读[ua]的，如“拖、柯、何”等。“箩”字兼而有之，白读韵母不同具有区别词义作用。

箬[niau²]：叶子。如“竹箬”(竹叶)。《说文解字》：“楚谓竹皮曰箬，而勺切。”段玉裁注：“楚今俗云箬箬是也。”今莆仙方言与其他大多闽方言一样，“箬”可泛称所有植物叶子。

三、莆仙方言中的古代吴楚方言通用语词

步[pɔu²]：水边或码头之类的地方。莆仙作地名常用字，大都亦改写为“浦”或“埔”，少数仍写“步”。如“埔尾”、“芦浦”、“蔡埔”、“七步”等。《正字通》：“吴、楚间谓浦为步。”柳宗元《永州铁炉步志》：“江之浒，凡州可廩而上下者曰步。”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下：“昉按：吴、楚间谓浦为步，语之讹耳。”《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认为“南方另一个类似的极为常见的地名用字是‘浦’，‘浦’和‘步’音近义同。……‘浦’和‘步’字很可能都是出于古越语的同义词。”按浦、埔方言为多音字，读“步”者同源。

灋[tʂɿŋ²]：凉；冷。如“灋糜”(凉的饭)；“天时灋冰”(天气凉)。《集韵》楚庆切：“灋，冷也，吴人谓之。”又《集韵》差梗切：“灋，楚人谓冷。”今莆仙话的“灋”字，读同吴语的“楚庆切”。按“灋”字《说文》作“𩇛”；《类编》又云：“𩇛，亦作淘。”

𩇛[hyo²]：勺；瓢。如“𩇛”(用鲎的甲壳制成的水勺，旧时常见的一种厨具)；“粗𩇛”(羹勺)。《方

言》卷五：“陈楚宋魏之间或谓之簞，或谓之𩇛。”郭璞注：“𩇛，瓠勺也。今江东通呼勺为𩇛，音羲。”《集韵》虚宜切：“𩇛，𩇛也。”《广韵》作“𩇛”，注曰“杓也。”“𩇛”为“𩇛”的异体字，“杓”同“勺”。

濑[lai²]：溪流浅滩之处。莆仙常作地名用字，如“北濑”、“濑溪”、“濑厝”等。《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濑，湍也，吴越谓之濑，中国谓之磧。”《楚辞·九歌》：“石濑兮浅浅。”王逸注：“濑，湍也。”是吴、楚皆用濑字。

奶[nɛ²]：母亲。莆仙一般作语素，如“娘奶”(母亲的通称)；“阿奶”(母亲的面称)。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苏俗称母为阿奶也。”按“奶”即“奶”的异体字。《广韵》奴礼切：“奶，楚人呼母。”又《广雅·释亲》：“奶，母也。”

痣[kɿ²]：义同“痣”。如“黑痣”(黑痣)。《史记·高祖本纪》：“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唐·张节守《正义》云：“许北人呼为‘𩇛子’，吴、楚谓之‘痣’。”“痣”字《广韵》为职吏切，去声志韵章母，按莆仙古章母白读字不乏读[k]母之例，如“支、枝、指、簪”等白读皆为[k]母。

毛[pɔ²]：无；没有。如“毛行”(没走)；“毛依”(无人)。宋·郭忠恕《佩觿》卷上：“河朔谓无曰毛。”清·张慎仪《方言别录》引《通雅》：“江、楚、广东呼无曰毛。”“毛”为豪韵明母，白读韵母为O，明母阴韵读P，皆常例。

跼[khu²]：蹲。如“跼躲掙𦵏”(蹲在路旁)。《吴方言词典》：“跼，蹲。《集韵·模韵》：跼，蹲貌，空胡切。”清·黄侃《蕲春语》：“跼，蹲貌，苦胡切，今吾乡谓蹲曰跼，亦曰蹲。”按蕲春在湖北，古为楚地。“跼”应是吴楚方言通用词。

𩇛[kuai²]：穿在牛鼻上的小铁环或小木棍，莆仙一般把它作动词用，如“牛𩇛鼻”(给牛鼻上鼻环)。《说文》：“𩇛，牛鼻中环也。”《广韵》居倦切：“𩇛，牛拘。”王筠《句读》云：“《埤苍》：‘𩇛，牛拘也。’玄应曰：‘今江以北皆呼为拘，以南皆曰𩇛。’”是唐代吴楚仍皆称牛鼻环为“𩇛”。

夥颐[hui³ i²]：感叹词，表示惊异、惊羨或害怕感情。如“夥颐！若大个！”(哎哟！这么大啊)。《史记·陈涉世家》：“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索隐》：“服虔云：‘楚人谓多为夥。’按又言颐者，助声

之辞也。谓涉为王,宫殿帷帐,庶物夥多。惊而伟之,故称夥颐也。”清·胡文英《吴下方言考》卷三:“案:夥颐,惊羨之声。今吴楚惊羨人势曰夥颐;谦退不敢当美名厚福,亦曰夥颐。”是吴楚皆沿用此叹词。

四、结语

从以上初步搜集的这批莆仙方言与吴楚语同源词来看,古吴语和古楚语应都是莆仙方言也是闽方言的重要源头之一,它们之间具有源流关系。但是比较起来看,莆仙话中的吴语词数量大大超过楚语词,不管是古代的文献记载还是近现代的口语记录,这似乎又可证明闽越的关系远比闽楚的关系密切。实际上吴方言的语音系统与莆仙话语音系统也不乏相似之处:如鼻音韵尾都只有一个-ŋ尾;有的阳韵字鼻韵尾脱落,变读元音韵母;入声韵尾都合并成一个喉塞韵尾-ʔ;声调数目为七个或八个;古日母、微母字有文白异读现象等等。因此像古人说的“吴人呼来为厘(宋·龚明之《中吴纪闻》)”等特别语音现象,莆仙人却都觉得很亲切。从现况来看,古吴语方言区至今仍通行较一致的吴方言,而古楚语方言区大都已变成通行官话,有的变成湘方言或赣方言。从保守性、封闭性这点来看,闽方言和吴方言似乎也具有更大的

一致性。当然闽方言的保守性比之吴方言又显得更为突出。正如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9]一书中所说:“吴语历史虽然最为久远,但在表现形态上却不算最古老。因为三千年来它一直受到不断南下的北方活的强烈影响。比较原始的吴语特征反而保留在闽语里头。”

参考文献:

- [1] 李如龙. 方言与音韵论集[C].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
- [2] (宋)丁度. 宋韵集韵[Z].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3] (清)郝懿行,王念孙,钱坫,等. 尔雅·广雅·方言·释名(清韵四种)[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4] (宋)陈彭年. 广韵[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5] (梁)顾野王. 玉篇[Z].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6] (汉)许慎. 说文解字(说文)[M]. 北京:中国书店,1989.
- [7] (清)胡文英. 吴下方言考[M]. 常州:乾隆四十八年刊中国书店影印.
- [8] 吴连生,骆伟里,王均照,等. 吴方言词典[Z].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
- [9] 张慎仪. 续方言新校补·方言别录·蜀方言[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10] 周振鹤,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

学报会讯

全国市属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暨2001年学术年会于4月23日-26日在苏州市隆重召开。

我编辑部宋国强、林振梅撰写的有关学术期刊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宋国强还被研究会授予“优秀编辑”光荣称号。